

陈寿朋 孟苏荣 著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Maxim Gorky, an elderly man with a thick mustache, wearing a dark hat and a suit with a bow tie.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mottled grey.

步入 高尔基的情感 深处

新 华 出 版 社

馆

● 陈寿朋 孟苏荣

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陈寿朋 孟苏荣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ISBN 7—5011—4167—3

I. 步… II. 陈… III. ①高尔基, M. (1868—1936) —生平事迹

②高尔基, M. (1868—1936) —文学研究 IV. I561.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2015 号

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

作 者: 陈寿朋 孟苏荣

出版策划: 王俊文

封面设计: 孟庆谷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邮编: 100803

社 址: 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印 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劳动服务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12. 5

版 次: 1998 年 9 月呼和浩特第 1 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011—4167—3/G·1526

定 价: 30. 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者简介

陈寿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高尔基资深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教授、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1931年生，解放战争时期参军，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1952年毕业于上海俄语学院，曾任《人民中国》杂志俄文版编辑。60年代初支边去内蒙古，在高校执教近40年。先后在内蒙古大学，内蒙古教育学院等高校任系主任、院、校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两次去苏联进行学术访问。系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人大中国—欧洲议会友好小组成员。出版专著《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高尔基创作论稿》、《高尔基晚节及其它》，译著《论高尔基的创作》、《最初的年代》、《列宁与知识分子》等二十余部，发表小说、散文、论文、评论百余篇，多次获奖。



作者简介

孟苏荣，1942年生，达斡尔族，
1963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俄语系。
长期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任教，系第七、
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序

刘空山

提起高尔基这个名字,在我国人民心中引动的情感是温馨而难以言喻的。这位“用带血的歌喉为生他养他的俄罗斯人民的壮丽事业叫喊了一生”的伟大作家,用他笔下那些不朽的艺术形象,曾哺育过我国几代热血青年。同前辈们一样,我们大多从学生时代起,就从高尔基的作品中获取过丰富的营养。那在苍茫大海上展翅飞翔的无畏的海燕,那把自己燃烧的心托在手上的英勇的丹柯……都在无数读者的心海里,掀起过多么巨大的波澜。然而,就是这位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伟大奠基人的高尔基,近年来却屡遭异议,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光辉,也似乎被岁月蒙上了尘埃。面对人们的种种疑虑,我国高尔基研究专家陈寿朋教授和他的夫人孟苏荣教授,合作

1982.10.3

推出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以充沛的激情和严密的论证，为我们解疑释惑，所以特别值得称赞，值得推荐。

长期以来，我们对高尔基的了解，更多地是通过他的作品。高尔基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世界，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未知领域。也是在这一点上，《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拨开了笼罩在高尔基身上的层层迷雾，回答了许多重要问题，满足了我们更深地解开高尔基晚年诸多疑团的渴望，为我们走进高尔基的世界开辟了一条新的独特的门径。全书由五组系列抒情政论文和长篇附录《不合时宜的思想》等共同构成。作者正视国内外对高尔基批评的核心问题，以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和细腻的分析，梳理出十月革命前后、客居索伦托、欣然回国、孤独的晚年等高尔基后 20 年的思想情感脉络。作者不为贤者护短，以学者的冷静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的高尔基，指出高尔基集中了他那个时代进步的人们的一切聪明和智慧，也同样摆脱不了时代和历史给予他的局限，他是个有缺点的伟大战士，他是个大写的“人”。同时，作者又驳斥了那些“站在岸上指点与惊涛骇浪搏击者的姿势是否优美”的人们的不负责任。通过这些情理交融、情文并茂的

论述,作者还原了高尔基这个伟大艺术家的本来面貌,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一个更鲜活、更亲切的高尔基。特别是经作者认真译校作为长篇附录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是特定时期高尔基思想和感情的真实记录,具有重要的价值,今后还要进行深入地研究。

陈寿朋教授从事高尔基研究已40多年。他出生在江南,五十年代又从北京支边到了内蒙古。他的高尔基研究事业就是在内蒙古的艰苦环境中起步的。几十年来,凭着对高尔基的崇敬和可贵的责任感,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大半辈子生命全献给了高尔基研究,先后出版高尔基研究专著和译著10多部。作为中国学者,他曾两次访问前苏联,对高尔基的生平及著作进行了全面的调研。他常说,在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高尔基这个名字,一直是他心中的一团火。没有一个作家像高尔基那样影响了他的一生。在我国,高尔基研究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不少前辈学者为此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要在这一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实非易事。陈教授孜孜不倦,苦心钻研,在前人的基础上,另辟新途,有所收获。在治学中,他总是把热情、冷静、客观和科学的求实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现在他虽已年过花甲,仍思维

敏捷,笔耕不辍,把自己的研究触角,进一步伸向难度更大又较敏感的高尔基晚期研究。这种勤奋治学、顽强拼搏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愿陈教授的高尔基研究结出新的更加丰硕的成果。

1998 年秋初

(作者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目 录

序	刘云山(1)
十月革命期间“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1)
在高尔基雕像下徘徊	(19)
关于作家晚节的思考	(38)
孤独的晚年	(71)
高尔基之死——一个解不开的历史之谜	(84)
附录	(105)
不合时宜的思想	(107)
给斯大林的信	(373)
论精力的浪费	(380)
罗曼·罗兰：“我非常爱他……”	(384)
斯洛尼姆斯基：回忆高尔基	(388)

十月革命期间“不合时宜” 的高尔基

历史是无情的。

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都不容曲解、涂改、丑化或美化。是的，历史不是小姑娘，不能随意打扮它。历史总应还它本来面貌。

明乎此，对近年来人们要求看到一个“未经化妆”的高尔基，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高尔基是来自“底层”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误会，当权者政治斗争的需要，高尔基在他的故乡被捧为圣贤。到了 80 年代，对高尔基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他是“双头海燕”，有人指责他是斯大林暴政的“帮凶”。

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撰写的反对列宁、反对十月革命的政论文章于 1988 年在苏联《文学评论》杂志上重新发表。大半个世纪以来，在“为贤者讳”成为风气的那些岁月里，这组文章一直被视为“禁书”，剥夺了跟读者见面的权利，现在终于和人们谋面了。这就使本来扑朔迷离的高尔基评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说来也巧，恰恰在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我作为访问学者两次造访苏联，亲眼看到一些人在报刊上对高尔基大泼污水。同时我还有机会与苏联的高尔基学专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

流，并读到了《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原文。

前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库茨涅佐夫所长热情接待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他给我介绍了研究所的概况。当谈到苏联报刊上出现歪曲、甚至诬蔑高尔基的文章时，他说，“其实在我国，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高尔基。”因此他一再表示，“研究所准备有计划地公布档案材料，让广大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高尔基。”

我和高尔基档案馆馆长巴拉霍夫、负责苏联科学院版《高尔基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扎伊卡等研究高尔基的权威，在一起进行过座谈。巴拉霍夫认为，过去和现在，苏联学术界都存在片面理解高尔基的现象。这样就无法科学地、正确地评价这位作家。他表示，作为高尔基档案馆馆长，有义务把高尔基的遗产完整地交给读者，不作任何删节，不出任何疏漏。座谈中扎伊卡则强调高尔基是新时代的产物，是革命的产物，是我们时代的儿子。他认为高尔基是个大世界，是无所不包的。我们要认真研究他的全部创作，包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篇文章涉及到关于文化、教育、培养个性等问题，值得人们重视。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研究所的瓦恩贝尔格博士对我热情的帮助。《不合时宜的思想》重新发表，就是由他负责编辑并进行注释的。应我的请求，他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本世纪初《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发表和后来成书的情况，以及这本书的坎坷遭遇。我表示，作为高尔基研究者，迫切希望得到刊载这组文章的三期《文学评论》。他告诉我，这几本杂志由于刊登了高尔基的文章，在书报亭前排起了长队。他手头的一本，也早被朋友拿走了。不过他答应帮我想想办法。在我离开莫斯科的前夕，瓦恩贝尔格托人转交给我一包书刊和一封信。信中写道：“……刊载高尔基《不

合时宜的思想》的三期《文学评论》，是我从编辑部要来的。还有我写的几本书，一并赠送给您。希望通过您的努力，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完整的高尔基，一个‘活生生’的高尔基，了解他的伟大、他的探索、他的迷误和不足。”我翻开《文学评论》，上面除刊登了高尔基的政论外，还有瓦恩贝尔格的一篇评论文章《为了革命和文化》。在文章标题一旁的空白处，他写了这样几句话：“中国著名的苏联文学教授陈寿朋：谨致深深的敬意，并希望中国读者早日读到《不合时宜的思想》。”

和苏联同行们的接触与交流，无疑给了我很多启示和鼓励。正是他们无私的帮助和滚烫的嘱托，促使我回国后写出了《高尔基的晚节及其他》一书，译出了《不合时宜的思想》。我想，应当早日“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完整的高尔基，一个‘活生生’的高尔基”，把一个真实的、全面的高尔基还原给历史。

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篇文章，走进伟大作家丰富的情感深处去浏览、去徜徉吧。

革命风暴来临前的高尔基

1913年纪念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沙皇颁布了特赦令。列宁建议侨居意大利的高尔基回国：“好像文学家都获得了大赦，您应当试试回国一趟，走一趟，以后可能给罗曼诺夫王朝以百倍的打击。”高尔基接受了列宁的建议，于1913年底返回故乡。

高尔基回国后，仍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和迫害。这几年高尔基继续写作自传体小说《人间》和系列短篇《俄罗斯漫游散记》，编辑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热心指导青年作家写作，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重新瓜分市场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沙皇俄国参加了这场罪恶的大屠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尔基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上。他和列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刊物撰稿，并帮助列宁在“孤帆”出版社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帮助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小册子《国民教育和民生》。当时列宁正过着流亡生活，经济十分拮据。出版社支付的稿费曾给列宁帮了“大忙”。然而，这一时期，高尔基的一些错误言行却遭到列宁的指责。大战初期，沙文主义狂热席卷俄国社会，一些演员、作家、政客发表了一份宣言，错误地指责德意志民族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高尔基也在宣言上签了名。列宁在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上提起这件事时说：“可怜的高尔基！多么遗憾，他玷污了自己，竟在一群俄国自由主义者那一张醒醒的烂纸上签了名，滚到那里去的有梅什柯夫斯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等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稿中尖锐批判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作为出版者的高尔基竟反对这种批判，并删去了有关的段落。这不能不引起列宁极大的不满。

在这个时期，高尔基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一直考虑筹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政党，为此他已着手创办《光线报》。1917年1月14日他在给柯罗连柯的信中写道：“本报的政治倾向是激进民主主义，其目的是为那些比立宪民主党左，而比社会主义政党右的所有集团服务。将来，本报希望建立一个激进民主党。”后来由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这一意图胎死腹中。但这件事本身却说明了当时高尔基在政治上是多么的不成熟。

由于长期战争，俄国大片土地荒芜，人民饥寒交迫。广大群众对沙皇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布尔什维克党在工农兵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城市中工人不断起来斗争，一些地区的农民烧毁地主庄园，前线的不少士兵也不愿再为沙皇卖命。

1917年2月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一时间许多厂的工人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喊出了“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需要面包”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的号召。工人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士兵也转向起义。27日起义者逮捕了沙皇的将军和大臣，并于当晚召开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覆灭。这时各地相继出现了苏维埃。与此同时，一些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代表人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此俄国出现了两个并存的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这年4月，流亡国外的列宁回到俄国，立即做了《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他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临时政府开始镇压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成熟，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领导了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二月革命后，高尔基热烈欢迎革命的胜利。他曾写信给罗曼·罗兰说：“俄罗斯不再是欧洲反动堡垒中的一员，我国人民和自由联姻了……从此他们将会诞生许多为人类增添光彩的天才人物。”作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筹建各种文化团体，如“文化与自由协会”、“十二月党人纪念协会”，参加了工兵苏维埃的各种

会议，考虑如何保护皇家文物等事宜。

但就在这时，高尔基在许多革命原则问题上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严重分歧。《新生活报》上刊出的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集中反映了高尔基当时的思想。

高尔基和《新生活报》

《新生活报》1917年4月18日（公历5月1日）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它是由一批孟什维克中的所谓“国际主义者”创办的。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高尔基、谢列布罗夫、杰斯尼茨基、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等。编辑部宣称，该报的宗旨是反对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背道而驰的帝国主义战争，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捍卫二月革命成果，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下，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在进一步实现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十月革命前《新生活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在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时，往往在国际主义和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之间摇摆。它反对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措施，又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论战，特别是当布尔什维克把武装起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提到日程上以后。十月革命后，它成了苏维埃政权的论敌。1918年2月曾被勒令停刊8天，因为苏汉诺夫在该报刊出《投降》一文，坚决反对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当时高尔基曾写信给他的第一个妻子彼希科娃说：“我们被查封了，看来星期天因‘鼓动推翻苏维埃政权’而要受审。杰斯尼茨基和苏汉诺夫被传，但到时候编辑部全体人员都要坐到被告席上，有巴扎罗夫、我还有所有其他的人。我们都

希望这样。对付这种毫无道理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

后来高尔基对《新生活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逐渐感到困惑，他给彼希科娃的信中承认，“我准备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情况下和布尔什维克共事。我对《新生活报》无力的、没有实践意义的立场已感到厌烦。卷入革命的‘漩涡’，就像陷入水深火热中似的，真令人苦恼不堪。”

1918年夏天，国内革命形势空前严峻，反革命分子到处叛乱，国外帝国主义军队开始入侵，国内战争日益加剧。对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的《新生活报》终于在1918年7月16日被查封。编辑部提出了抗议。高尔基在抗议书上签了名，并立即向列宁呼吁：“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新生活报》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职工们要求明确回答：《新生活报》出还是不出？……恳请您务必回答——尽可能快些——您是否准许出版该报？……这张便条由我儿子交给您。务必请您说一句：行还是不行？”

当时在中央出版局工作的马尔金回忆说，《新生活报》的问题提到列宁面前，由他来作最后决定。

“我们面前站着工人国家在思想原则上铁面无私的领袖。他毫不犹豫地抛开一切个人情面与爱慕之情。‘当然，《新生活报》必须封闭。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动员全国人民起来保卫革命，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绝对有害的。可是高尔基——这是我们的人——他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自己出身于底层。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回到我们这里来……’”

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工作了一年多，在该报发表了约80篇文章，其中58篇是在《不合时宜的思想》总标题下发表的。后来高尔基把这些政论曾两次结集出版。1918年由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在柏林用俄文首次出版，名为《革命与文化——1917